



鲁迅全集

第七卷

荆天丛笔·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魯迅全集

第七卷

目 录

荆天丛笔(下)

《引玉集》后记	4
更正	1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2
《无名木刻集》序	19
《草鞋脚》小引	20
韦素园墓记	22
自传	23
答国际文学社问	25
论“旧形式的采用”	27
连环图画琐谈	31
《玄武湖怪人》按语	33
儒术	34
《看图识字》	38
《引玉集》广告	41
拿来主义	42

隔膜	45
《木刻纪程》小引	49
《木刻纪程》告白	51
难行和不信	52
买《小学大全》记	54
忆韦素园君	60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	66
《鼻子》译者附记	67
忆刘半农君	68
答曹聚仁先生信	71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74
门外文谈	77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98
题《淞隐漫录》	100
题《淞隐续录》残本	101
做“杂文”也不易	102
《饥馑》译者附记	105
《译文》创刊号前记	107
中国语文的新生	10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11
“以眼还眼”	113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附记	118
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119
题《风筝误》	120

说“面子”	121
《山民牧唱·序文》译者附记	124
《描写自己》和《述说自己的美德》译者附记	125
运命	126
脸谱臆测	129
随便翻翻	132
拿破仑与隋那	136
答《戏》周刊编者信	137
《会友》译者附记	142
寄《戏》周刊编者信	143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45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52
关于新文字	153
病后杂谈	155
病后杂谈之余	167
《集外集》序言	181
阿金	184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	189
论俗人应避雅人	190
《少年别》译者附记	193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	194
《十竹斋笺谱》牌记	197
《萧伯纳在上海》	198
关于《鹭华》	199

叶紫作《丰收》序	20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	203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204
隐士	205
“招贴即扯”	208
书的还魂和赶造	211
“骗月亮”	213
漫谈“漫画”	214
漫画而又漫画	217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219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238
“寻开心”	241
非有复译不可	244
论讽刺	247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250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253
从“别字”说开去	257
人生识字胡涂始	262
“文人相轻”	265
“京派”和“海派”	267
“某”字的第四义	271
“天生蛮性”	272
镰田诚一墓记	273
弄堂生意古今谈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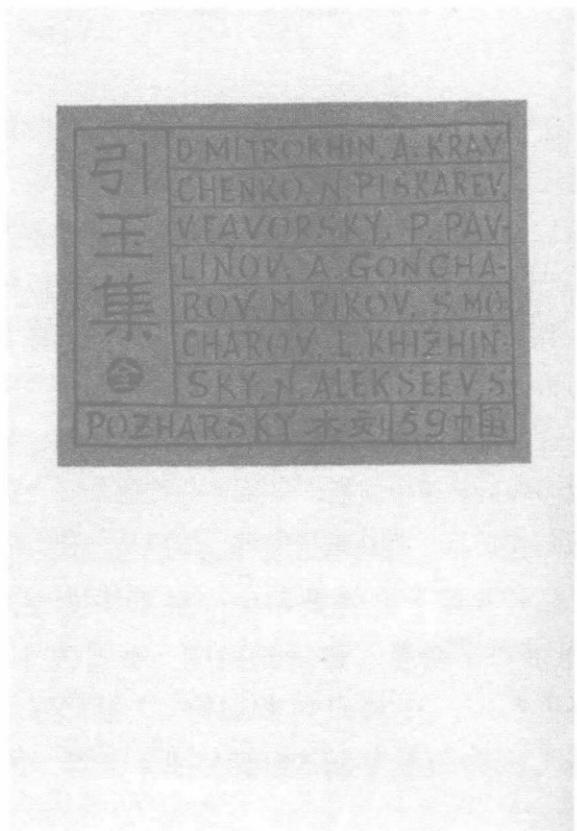
不应该那么写	27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79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286
什么是“讽刺”	289
论“人言可畏”	292
再论“文人相轻”	296
死所	298
中国的科学资料	299
“有不为斋”	300
《恋歌》译者附记	301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302
文坛三户	304
从帮忙到扯淡	307
两种“黄帝子孙”	309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310
“题未定”草(一至三)	312
名人和名言	321
“靠天吃饭”	325
几乎无事的悲剧	327
三论“文人相轻”	330
四论“文人相轻”	334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337
“题未定”草(五)	341
《俄罗斯的童话》	347

论毛笔之类	348
逃名	351
聚“珍”	354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355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356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359
《译文》终刊号前记	363
《村妇》译者附记	364
萧红作《生死场》序	365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367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369
杂谈小品文	371
“题未定”草(六至九)	374
论新文字	390
《死魂灵百图》小引	393
《且介亭杂文》序言	396
《且介亭杂文》附记	398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406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408
大小奇迹	425
文人比较学	426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427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437
难答的问题	441

登错的文章	442
我要骗人	443
《译文》复刊词	448
《城与年》插图小引	450
白莽作《孩儿塔》序	452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454
题曹白所刻像	455
我的第一个师父	456
写于深夜里	464
续记	476
三月的租界	479
《出关》的“关”	482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488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489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牌记	49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491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495
《苏联版画集》序	498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500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市	50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502
答世界社信	516
“这也是生活”	517
“立此存照”(一)	522

“立此存照” _(二)	524
死	525
女吊	531
“立此存照” _(三)	537
“立此存照” _(四)	542
“立此存照” _(七)	544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547
半夏小集	550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554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57
“立此存照” _(六)	562
《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	564
“立此存照” _(五)	565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	567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	568
“三十年集”编目二种	569

荆天丛笔（下）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后记

我在这三年中，居然陆续得到这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木刻，真是连自己也没有预先想到的。一九三一年顷，正想校印《铁流》，偶然在《版画》（Graphika）这一种杂志上，看见载着毕斯凯来夫刻有这书中故事的图画，便写信托靖华兄去搜寻。费了许多周折，会着毕斯凯来夫，终于将木刻寄来了，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靖华兄的来信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我看那印着《铁流》图的纸，果然是中国纸，然而是一种上海的所谓“抄更纸”，乃是集纸质较好的碎纸，第二次做成的纸张，在中国，除了做账簿和开发票，账单之外，几乎再没有更高的用处。我于是买了许多中国的各种宣纸和日本的“西之内”和“鸟之子”，寄给靖华，托他转致，倘有余剩，便分送别的木刻家。这一举竟得了意外的收获，两卷木刻又寄来了，毕斯凯来夫十三幅，克拉甫兼珂^[1]一幅，法复尔斯基六幅，保夫理诺夫一幅，冈察罗夫十六幅；还有一卷被邮局所遗失，无从访查，不知道其中是那几个作家的作品。这五个，那时是都住在莫斯科的。

可惜我太性急，一面在搜画，一面就印书，待到《铁流》

图寄到时，书却早已出版了，我只好打算另印单张，绍介给中国，以答作者的厚意。到年底，这才付给印刷所，制了版，收回原图，嘱他开印。不料战事就开始了，我在楼上远远地眼看着这印刷所和我的锌版都烧成了灰烬。后来我自己是逃出战线了，书籍和木刻画却都留在交叉火线下，但我也仅有极少的闲情来想到他们。又一意外的事是待到重回旧寓，检点图书时，竟丝毫也未遭损失；不过我也心神未定，一时不再想到复制了。

去年秋间，我才又记得了《铁流》图，请文学社制版附在《文学》第一期中，这图总算到底和中国的读者见了面。同时，我又寄了一包宣纸去，三个月之后，换来的是法复尔斯基五幅，毕珂夫^[2]十一幅，莫察罗夫二幅，希仁斯基和波查日斯基各五幅，亚历克舍夫四十一幅，密德罗辛三幅，数目比上一次更多了。莫察罗夫以下的五个，都是住在列宁格勒的木刻家。

但这些作品在我的手头，又仿佛是一副重担。我常常想：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至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间已过新年，我便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其中的法复尔斯基和冈察罗夫的作品，多是大幅，但为资力所限，在这里只好缩小了。

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先生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现在就印在卷首，算作序言；并且作者的次序，也照序中的叙述来排列的。文中说起的名家，有几个我这里并没有他们的作品，因为这回翻印，以原版为限，所以也不再由别书采取，加以补充。读者倘欲求详，则契诃宁印有俄文画集，列培台华且有英文解释的画集的——

Ostraaomova – Ljebedeva by A. Benois and S. Ernst. State Press, Moscow – Leningrad.

密德罗辛也有一本英文解释的画集——

D. I. Mitrohin by M. Kouzmin and V. Voinoff. State Editorship, Moscow – Petrograd.

不过出版太早，现在也许已经绝版了，我曾从日本的“Nauka 社”买来，只有四圆的定价，但其中木刻却不多。

因为我极愿意知道作者的经历，由靖华兄致意，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个都写来了。我们常看见文学家的自传，而艺术家，并且专为我们而写的自传是极少的，所以我全都抄录在这里，借此保存一点史料。以下是密德罗辛的自传——

“密德罗辛 (Dmitri Isidorovich Mitrokhin) 一八八三年生于耶普斯克（在北高加索）城。在其地毕业于实业学校。后求学于莫斯科之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和斯特洛干工艺学校。未毕业。曾在巴黎工作一年。从一九〇三年起开始展览。对于书籍之装饰及插画工作始于一九〇四年。现在主要的是给‘大学院’和‘国家文艺出版所’工作。

七，三〇，一九三三。密德罗辛。”

在莫斯科的木刻家，还未能得到他们的自传，本来也可以逐渐调查，但我不想等候了。法复尔斯基自成一派，已有重名，所以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中，就有他的略传。这是靖华译给我的——

“法复尔斯基（Vladimir Andreevich Favorsky）生于一八八六年，苏联现代木刻家和绘画家，创木刻派。在形式与结构上显出高尚的匠手，有精细的技术。法复尔斯基的木刻太带形式派色彩，含着神秘主义的特点，表现革命初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绪。最好的作品是：对于梅里美，普式庚，巴尔扎克，法郎士诸人作品的插画和单形木刻——《一九一七年十月》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

我极欣幸这一本小集中，竟能收载他见于记录的《一九一七年十月》和《梅里美像》；前一种疑即序中所说的《革命的年代》之一，原是盈尺的大幅，可惜只能缩印了。在我这里的还有一幅三色印的《七个怪物》的插画，并手抄的诗，现在不能复制，也是极可惜的。至于别的四位，目下竟无从稽考；所不能忘的尤其是毕斯凯来夫，他是最先以作品寄与中国的人，现在只好选印了一幅《毕斯凯来夫家的新住宅》在这里，夫妇在灯下作工，床栏上扶着一个小孩，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世，却如目睹了他们的家庭。

以后是几个新作家了，序中仅举其名，但这里有为我们而写的自传在——

“莫察罗夫（Sergei Mikhailovich Mocharov）以一九〇